

香港當代畫家楊奕的純粹寫實世界

隨着數碼相機愈來愈先進，攝影的門檻也就愈來愈低。照相技術的普及化使人們對寫實油畫的功用產生懷疑。但香港當代畫家、國際當代畫家協會副會長、香港畫家聯合會永遠委員及執行委員、香港美術專科學校校友會學術主任長楊奕，幾十年如一日守衛着「寫實世界」的僅存領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倩 攝影：焯鈴、趙倩

將對外部世界細緻入微的觀察轉化為審美享受的過程被稱為寫實繪畫。寫實繪畫就是通過再現場景為觀看者帶來親臨其境的感官體驗。這種在西方擁有悠久歷史的繪畫方式，曾在文藝復興時期盛極一時，二十世紀傳入中國後又被以徐悲鴻為代表的眾多藝術家發揚創新。然而行至今日，寫實派卻逐漸式微。視覺藝術表現方式愈來愈多元化的今天甚至有人說寫實繪畫早已過時。香港當代畫家楊奕絕不能認同這樣的觀點，他對寫實繪畫深情不減，一絲不苟地畫着他眼中的世界。

「寫實」的世界

寫實繪畫顧名思義，最講究的就是要「似」，不僅要形似還要神似。如何能似？與身俱來的觀察力、高超的繪畫技巧一樣都不能少。而在寫實繪畫中又以畫人物最考功力。楊奕說：「每個人面部的輪廓、皮膚的顏色、眼中的情緒，都有微妙的差異，差那麼一丁點，就會不似。畫家像是指揮家，要知道指揮管弦樂隊時，什麼時候小提琴的音調該高亢一些，什麼時候鋼琴需要柔和一些。你看我現在的畫和十年前的就有很大的不同，現在落筆更大膽、不會慢慢磨慢慢修；用色更細膩更豐富，這些經驗都只有通過多年靜心練習才能累積。」他還說：「雖然前人已總結出了人體比例的公式：人的寬度三頭寬、兩眼與鼻子呈倒三角、耳朵從鼻子的水平高度延伸出來。這些規律每個學畫人在最基本的素描課程上都能學到，但你知道這些道理了，就能畫得好畫得像嗎？」

事實並非如此，即使老師傾囊相授學生也必須去親身感受才能領略其中真諦。楊奕強調寫實油畫最講基礎，無巧可取。因此，即使已從香港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四十餘年，楊奕依舊保持着定期寫生的習慣，足跡遍布香港及全國各地。對待繪畫一絲不苟的楊奕說：「一般我們清晨便出門寫生直至中午時分。午間稍作休息，下午繼續作畫。但為了保持光源一致，早上和下午所寫的畫會分開，我早上只寫早上的畫，下午只寫下午的畫。目前分開寫畫的人已經不多，有的人下午就靠經驗或想象來完成早上的作品。問題是光源對環境影響非常大，這種做法在我們寫實派來看來不夠負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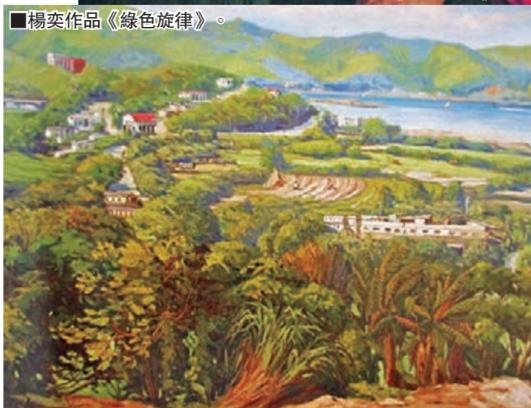
除沉下心來畫畫以外，楊奕也鼓勵學畫人盡可能多出國去看看，與大師作品面對面「親密接觸」。一是因為影像與印刷技術畢竟有限，印刷品往往色彩失真，他說：「我的老師馬家寶沒出國以前總是參考經典畫冊，所用之色十分暗沉。」二是因為從印刷品中無法看到油畫的筆觸。楊奕說：「去年我去參觀了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博物館內全裡三層，外三層，都是學藝術的學生，還配有導賞員為學生講解畫作。有的學生甚至在博物館內撐起畫架臨摹起來。你看，就連人家美國那麼講



■楊奕作品《佳肴》



■楊奕作品《珠光寶氣》



■楊奕作品《綠色旋律》



■楊奕，香港寫實派油畫家。

求先進和創新的國家依然尊重傳統，注重寫實，香港目前卻缺的就是基礎教育。」

楊奕經常親力親為教學生、義務培訓美術教師。楊奕表示，基礎教育對繪畫非常重要，現在的藝術院校很多，但連開班授課的老師都沒有寫實基礎，又怎麼能教出能夠寫實的學生。學校聘請老師只看中高學歷和海外留學經歷，反而真正有才華的畫家被社會忽略不受重用，更是耽誤了下一代人。楊奕建議香港的藝術院校不要只盯着文憑不放，而是要找一些真正正有熱忱、有水準的老師來培訓下一代。

藝術家的純粹

在楊奕眼中，藝術家是單純的，藝術家的作品也是單純的。可是，楊奕近來發現拍賣行、畫廊、寫手有過度解讀藝術作品的嫌疑。楊奕認為很多畫家在寫畫的時候想法甚是單純，只是想將自己所見的人物與景致記錄下來，或者是通過自己的畫筆對自然界的美再次「美化」。可一旦要進入市場，純粹的作品便會被賦予了不屬於它們自身的政治目的和思想取向。楊奕以其師馬家寶所畫的一幅《無題》為例，講述了一個純粹的作品如何能夠被「故事化」的全過程。

馬家寶在《無題》中畫了三隻小雞，牠們在發現天空飛過一隻小蟲後，一隻雄雞起飛昂昂站得筆挺目光堅定望向雲空；一隻迷迷惘惘彎腰四顧；還有一隻呆呆傻傻匍匐在地尋覓。楊奕說若是拍賣行或者是傳媒拿這幅畫來「炒作」，三隻小鳥的象徵意義就大有文章可做。楊奕指着畫中三隻小雞一一分析道：「牠們很可能被與社會中三個階層聯繫起來。臥在地上的是社會底層，每天所惦記着的無非是跑

馬，大多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了解社會的變遷和時代的發展。一片迷茫的是中產階級，站在中間，永遠不知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去。信心十足的是有學識的知識分子，想展翅高飛但奈何翅膀太短，只能眼見飛蟲逍遙離開。」

然而，馬家寶寫畫當下到底有沒有想得這麼多？想得這麼遠？楊奕搖頭回憶道：「馬家寶畫這幅畫的時候，我就在旁邊，事情的始末我最清楚。那是個正月初一，我們一班學生去給老師拜年。老師一開心，索性收拾了幾張桌子和學生一起畫起了國畫。只見老師隨意拿起一支羊毛筆，一氣呵成，便有了這幅畫。經過這麼多年我自己畫畫，又時常去畫廊看畫，我可以說現在沒有人能有這種功力。這幅畫力度十足，用墨濃淡恰到好處。我也曾師從趙少昂學過兩年國畫。可就連被認為嶺南派第二代傳人的趙少昂畫一幅花鳥也至少要換三種毛筆，畫鳥的腹部、腿腳、翅膀，均需用細度不同的毛筆來描繪。馬家寶僅用一支畫筆遊走於畫布之上，可謂藝高人膽大。只是這幅畫畫得再好也是馬家寶的隨興之作，並無深意可言。畫好之後，老師問有誰想要，我說我要，他就送給了我。」

作為資深畫家，楊奕希望年輕人能像前輩一樣堅守純真，為傳遞真實的訊息而畫。因為，畫家的精力畢竟有限，如果光想着要發財致富、功成名就，專注於與創作無關的「編故事」，就會浪費掉藝術家太多的才華和力氣。但楊奕又補充說，畫家在作畫時不是不可以帶有任何目的。好的藝術品往往都能夠引起觀者的共鳴又能夠推動社會進步。楊奕解釋說：「你可以畫一個大學生行乞，馬家寶也畫過收受紅包的醫生，反映社會現象的作品可以不用一個字就起到警醒社會的作用。這就是藝術的力量。但藝術強烈的震撼力來源於自然、真實，不刻意、不造作。」



■楊奕作品《人物》



■楊奕的寫實油畫，你會看到香港街景。

藝評 香建峰：由色彩繽紛走到寂靜的世界

有關香建峰的創作和作品，都是和色彩繽紛（以粉色彩系列為主）以及吸引人的畫面為主，再加上有趣的內容配搭，如香氏在2011年的作品「犀牛的新角」，香氏把犀牛的角換上了生日派對的生日帽，同時在作品的背後亦帶有人和動物之間的矛盾，這些有關的隱喻都能夠在作品中找到。在吸引觀眾思考的同時，又能夠在作品上表達到香氏的思考模式，以及他所關心的事項，再者作品中呈現出一種吸引觀眾的狀態，令到觀眾自行細味作品中的細節。

在香建峰剛開始的個人展覽「愛·流離」中，筆者見到另一個感覺陌生但又熟悉的香建峰，剛進入到展覽場地時，見到香氏在今次展覽中共展示了六件作品，作品中由內容到顏色，都和過往的作品有很大的差異，分別有死了的麻雀、躺在地上的鹿、虛弱的犀牛和人的面貌。但在作品當中仍然有不少元素，能夠認得到這是香氏的作品。筆者在陌生和熟悉之間對香氏得到了另一個感覺，那就彷彿見到在平行世界中的另一個香建峰。展覽中的作品都充滿了香氏過往作品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內容的表達方式及作品中的用色。作品中的內容，不再以隱喻的手法，而是採用了直接而寫實的方式，再者在用色方面，只餘下灰灰沉沉的畫面。這一種改變在觀眾的角度上，相信能夠帶動一定程度上的思考。如

筆者見到香氏今次的作品的改變時，便會開始聯想有關的主題，如為甚麼作品上會由有趣美麗的畫面，改變成寫實灰暗的世界？

在展覽中展出的六件作品，當中以「我不介意你忘了我」中的犀牛最使筆者為深刻，這是在作品中，繪畫犀牛的腳時以若隱若現的手法處理，再配上黑色的背景，這樣就能夠提供足夠資料去閱讀表面內容，或是分析背後的内容。表面上說出了一頭虛弱的犀牛躺在淺水區，背後像說出了犀牛即將消失，而且處於一個虛弱的狀態。當配上展覽的主題以及作品標題後，更加能夠感覺到香氏如何借作品來表達一些訊息。

形式、用色與內容的改變

今次展覽中的作品和香氏過往的創作有很大的改變，由表達的形式、作品上的用色和內容的選擇，都有分別。這個分別不是指他的創作重新開始，或是完全不同，而是指和他過往的作品來作出比較時，就會突出那分別。因為作品中仍然存在了不少香氏的創作元素：如出現過的生物（麻雀、鹿、犀牛等等）、繪畫的手法、作品的慣用構圖，雖然是熟悉的元素，但又是十分陌生。這個分別主要來自作品中的兩個元

素，就是用色上的改變，以及在作品中動物約隱約現的虛實狀態有關。

對於在今次香氏的作品中，筆者都比較偏向以作品的內在元素分析，創作概念和標題的元素較少投入到今次的分析上。或許是筆者近期觀看作品時，都喜歡以作品的內容和展出的狀態作來進行分析，對作品的標題和創作概念都放到次要的位置，當然筆者並不是質疑這兩個元素的價值，只是個人觀看作品時的取向，然而到了最後，仍是會參考這兩個元素。



■《五分鐘的距離》



■《傷逝》

「愛·流離」香建峰個人作品展
時間：即日起至3月22日
地點：香港歌德學院歌德藝廊

■文：謝諾麟